

風塵過後

何傳馨



趙孟頫楔帖源流卷探究

楔帖即〈蘭亭序〉，南宋時期關於〈蘭亭序〉墨蹟流傳、臨本及石刻本鑑藏等，討論十分熱烈。趙孟頫的〈楔帖源流〉卷，根據友人野翁所抄姜夔〈蘭亭考〉，全文一千六百餘字，扼要的梳理出由真蹟到定武石刻本的脈絡，是印證南宋時熱衷蘭亭研究的重要文獻，也是探討趙孟頫早年承襲王羲之書法傳統的重要例子；此外，作為宋室王孫，初上大都任職蒙元朝廷，此卷又是他連結江南故鄉親友的憑藉。

至元二十六年（一二八九），趙孟頫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三二）在京師，任兵部郎中，友人「野翁」自江東（江南）抄寫姜夔〈蘭亭考〉真蹟全文，以高麗紙請趙孟頫作小楷。趙孟頫於某日雨後，風塵少息，據土炕上白木小卓，書成〈楔帖源流〉一卷。（註二）全文七十七行，每行字數不一，共一六二〇字。全幅由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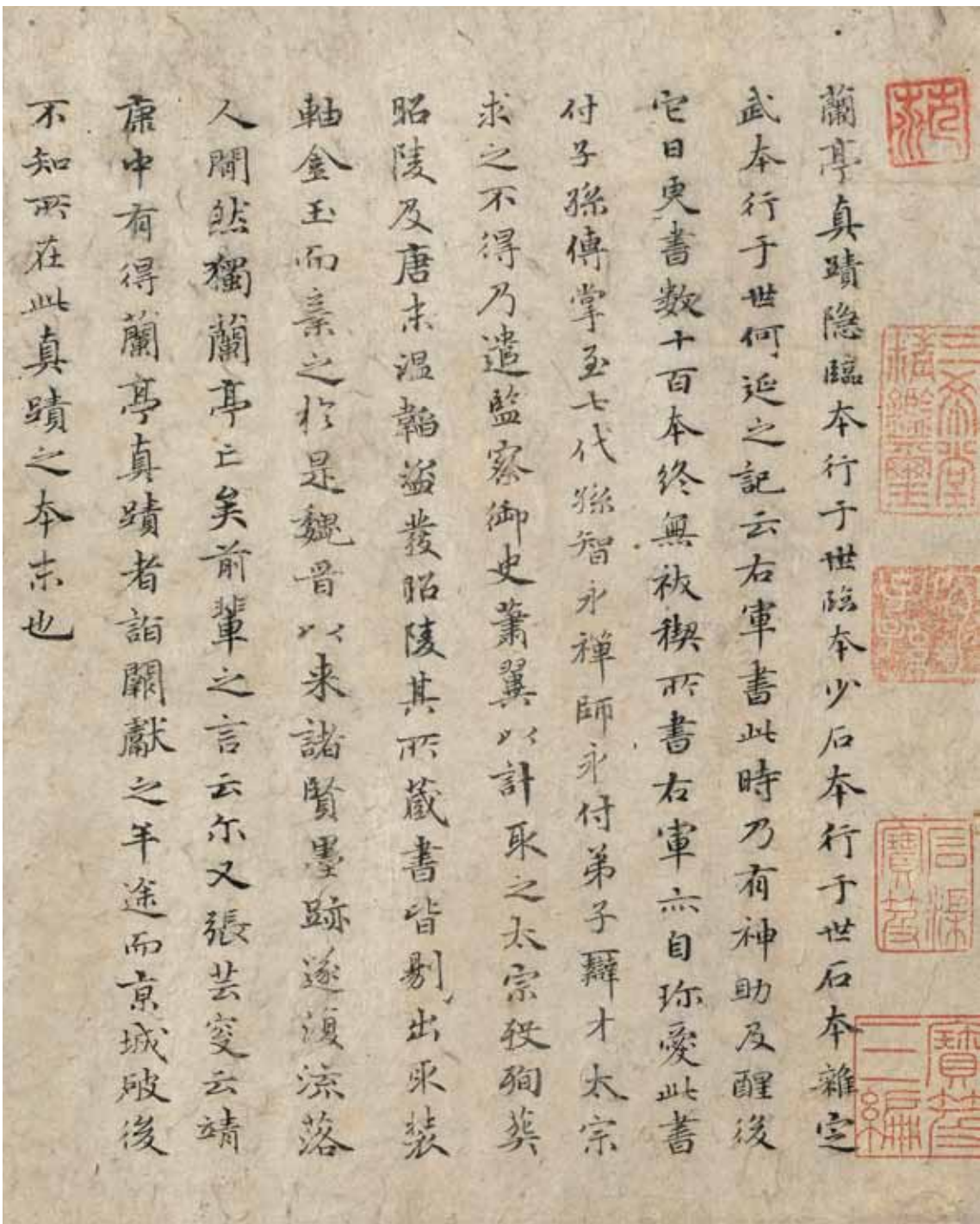
紙接成，縱二六公分，橫二一七·九公分。（圖一）姜夔本文有嘉泰壬戌（二年，一二〇二）八月八日紀年。趙孟頫於書後題識云：

右白石先生蘭亭考一卷，予兄德楙有此真蹟，野翁自江東抄得，攜來京師，且以此紙要予作小楷。予自少小愛作小字，爾來宦游，無復有意茲事。兼北方多風塵，不宜筆

研，而客中又乏佳几。此紙雖出高麗，亦非良品。偶今日雨後，風塵少息，奉曲土炕上，據白木小卓，聊復書此，以應野翁之命，孫過庭所謂乖作者也。吳興趙孟頫識。（鈐印一：趙子昂氏）（圖二）

並致野翁教授札云：

孟頫適承惠顧甚感。蘭亭考已寫畢，敬此奉納，殊不佳也。孟頫頓



元 趙孟頫 楔帖源流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 元 趙孟頫 楔帖源流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首。野翁教授足下。

二十年後（一一三〇九），趙孟頫在杭州，任浙江儒學提舉，宣城張巨川得此卷，攜以見過，趙孟頫在本幅餘紙，行書題跋云：

余二十年前，為郎兵曹，野翁謁選都下，求余書蘭亭考。風埃頃洞中，作字不成，然時時往來胸中不忘也。宣城張巨川，自野翁處得此卷，攜以見過，恍然如夢。余往時作小楷，規模鍾元常、蕭子雲。爾來自覺稍進，故見者悉以為偽。殊不知年有不同，又乖合異也。至大二年（一一三〇九），歲在己酉，十二月廿四日孟頫書。（鈐印一：趙子昂氏）

並在前一幅致野翁教授札後題識云：余今日見此簡，真是慚惶殺人。

子昂。（鈐印一：趙子昂氏）

至元二十四年（一二八七），趙孟頫三十四歲，初至大都，宦游京師六年，遠離他熟悉的江南環境與人事，從這件書蹟的題識看，對於北方周遭環境不盡愜意，筆墨紙研與氣候不合，影響了書法的好壞。當時

他心境如何？是否與他以宋代宗室身份出任元朝的矛盾有關？另外，較重要的是此篇抄本墨蹟，是現今存世姜夔〈蘭亭考〉最早的版本，此文是唐宋以來許多鑑賞家對〈蘭亭序〉論辯的具體例子，涉及〈蘭亭序〉的傳衍及對趙孟頫等元代書家復古書風的影響。趙孟頫早年楷書存世者稀罕，此卷長篇書蹟，實具有重要代表性。

關於此卷，近人論述有以下三篇：一、鄭瑤錫，〈楔帖源流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二五期，一九八五年四月。

二、徐邦達，〈姜白石蘭亭考〉，收於故宮博物院編，《徐邦達集》第五冊，《古書畫過眼要錄·元明清書法·壹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二〇〇六。

三、陳建志，〈元趙孟頫書楔帖源流賞析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三二九期，二〇一〇年八月。

鄭文前段論述姜夔（約一一五五—一二二一）及〈楔帖源流〉本文內容，後段論此帖書法，並以此卷為例，論趙孟頫書學歷程。徐文據趙孟頫至



圖三 元 趙孟頫 謝幼與丘壑圖 局部 普林斯頓美術館藏

大二年跋，上推二十年，定本文書於至元二十六年，時官兵部郎中。書法雖然「規模鍾元常、蕭子雲」，尚有些宋高宗筆法，與後來專學二王有所不同。陳文考查本帖明清時著錄及刻帖，舉出四種相關的記載及摹刻本，另仔細分析了本卷的書法特色。本文再從趙孟頫的際遇、書學、蘭亭考及流傳等，進一步探究此卷的重要性。

趙孟頫初到大都

趙孟頫在〈楔帖源流〉題識中，對於北方氣候，寫字的桌几、筆研、紙墨等，都頗不稱意，並且說從小便好作小楷，宦遊北方後疏於此，因此這件小楷正如孫過庭〈書譜〉所謂「乖作」。這固然是謙虛之詞，不過也真實的反映了他當時的境遇。

至元二十四年，趙孟頫接受蒙元朝廷的徵召，入大都，五年以後，於至元二十九年（一二九二）出任濟南總管同知府事，計前後在大都約六年。他在一首〈初至都下即事〉中，敘述由水路北上大都，恍如來到天庭，然而每日奔走於行役，憂慮愁苦，不禁思念與故鄉親人悠游山水的日子：

海上春深柳色濃，蓬萊宮闕五雲中。
半生落魄江湖上，今日鈞天一夢同。
盡日車塵馬足間，偶來臨水照愁顏。
故鄉兄弟應相憶，同看溪南柳外山。

（註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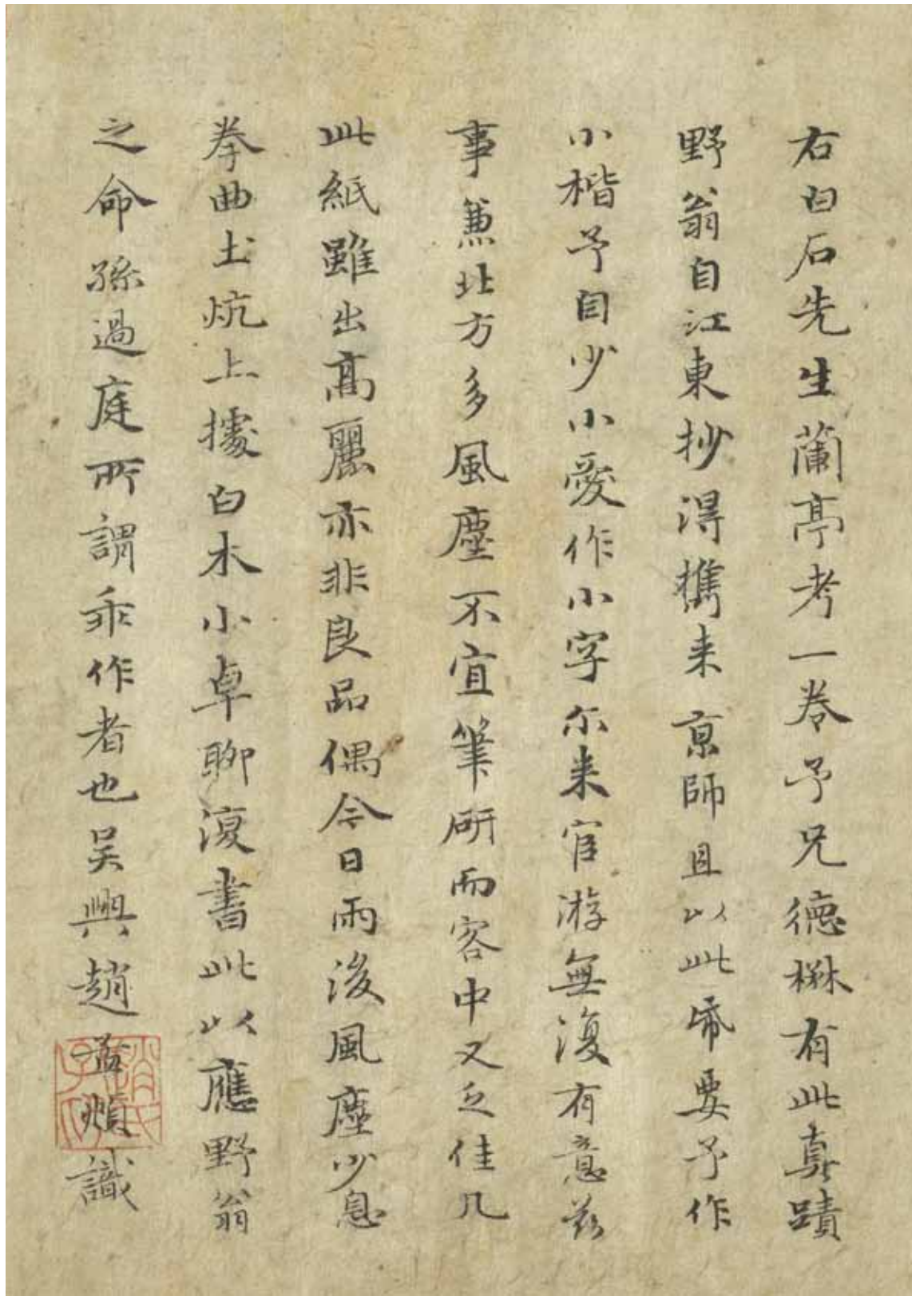
另有一首〈兵部廳事前枯柏〉，以枯柏自況，也可以看出當時為北方風塵所苦，文書繁瑣，孤獨無伴侶，

以致思鄉歸隱的心情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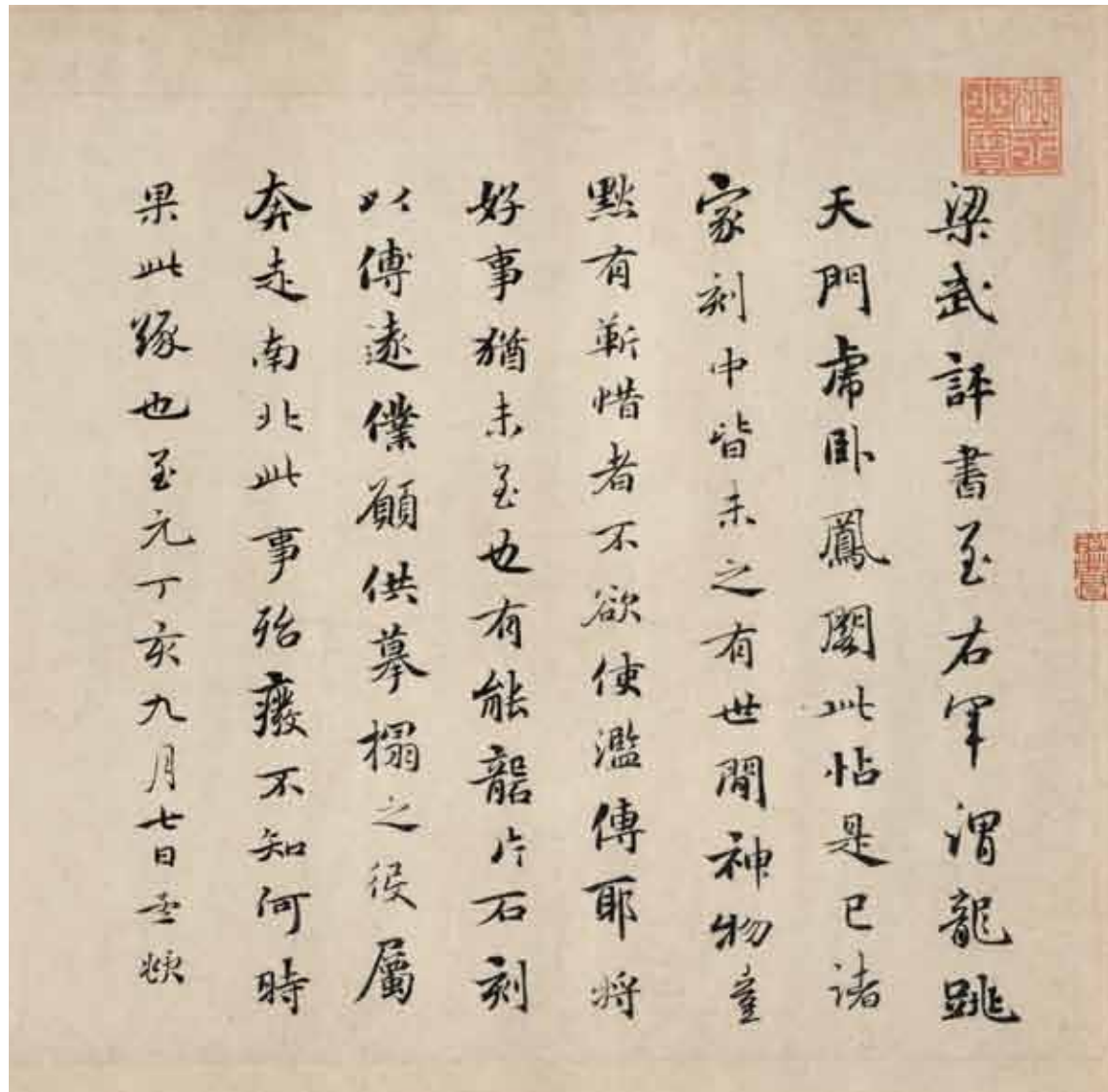
庭前枯柏生意盡，枝葉乾焦根本病。
黃風白日吹沙塵，鼓動哀音亂人聽。
嗟哉爾有歲寒姿，受命于地獨也正。
雨露雖濡心自苦，鳳鳥不來誰與盛。
豈無松檟在山阿，只有蓬蒿沒人脛。
我生愧乏梁棟材，浪逐時賢繆從政。
清晨騎馬到官舍，長日苦飢食還併。
簿書幸簡不得休，坐對枯槎引孤興。
人生何為貴適意，樹木托根防失性。
幾時歸去臥雲林，萬壑松風韻笙磬。

（《趙孟頫集》卷三）

趙孟頫在大都初任兵部郎中，三年升任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，根據楊載撰寫的趙孟頫行狀，在這期間頗受世祖忽必烈汗的重用，有多項政治措施的爭議，趙孟頫的建言與主張都受到世祖的支持。（註三）不過從詩文中，可以看出心靈的孤寂，這時期除了詩文外，作書畫或鑑藏大概是主要的寄託，例如大約與〈楔帖源流〉卷同時，他以東晉士大夫謝鯤（二八〇～三二二）嚮往退隱山林的典故為題材，畫了一幅〈謝幼與丘壑圖〉卷（圖三），畫中孤傲的松林，「臨水



圖二 元 趙孟頫 楔帖源流 卷 題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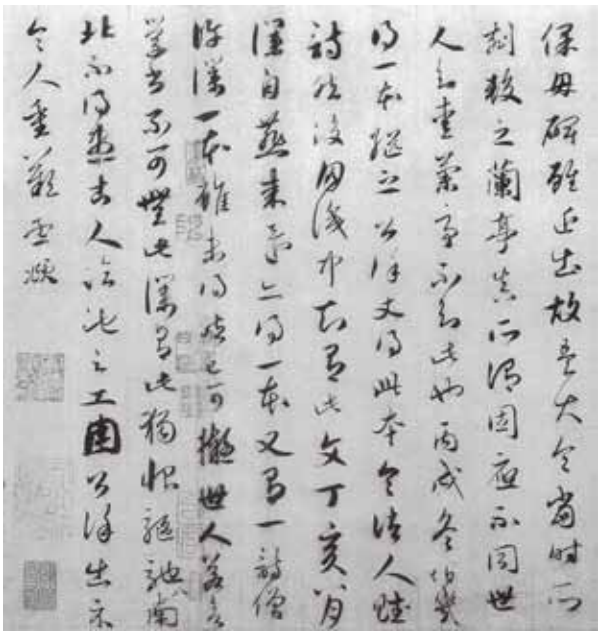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 元 趙孟頫 跋晉王羲之大道帖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是年九月，趙孟頫寓目王羲之《大道帖》，在卷後作跋云：

梁武評書至右軍，謂龍跳天門，虎臥鳳閣，此帖是已。諸家刻中皆未之有，世間神物豈默有靳惜者，不欲使濫傳耶。將好事猶未至也，有能磨片石刻以傳遠，僕願供摹搨之役屬。奔走南北，此事殆廢，不知何時果此緣也。至元丁亥九月七日，孟頫。

此時期趙孟頫對於在北方所見古物也十分留意，院藏《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》第三幅為趙孟頫致友人書札一通（圖六），向友人通報在都下所見書畫，書法有顏魯公《自書太子少師告》、《朝迴馬病帖》、《乞米帖》、懷素《客舍帖》等，後來部分書蹟成了他收藏。

與《楔帖源流》同時，至元二十六年九月七日，趙孟頫有一封致杭州友人王芝書札（註七），議論書壇風氣，並主張習二王楷法。此件書札內容反映出此時期他的書學觀，與抄錄《楔帖源流》的緣由至為關聯，引述如下：



圖四 元 趙孟頫 跋保母帖拓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照愁顏」的素衣人物，似乎也反映了這兩首詩的情境。

論者以大約於至元二十五年（一二八八）秋冬，趙孟頫參與的「雪堂雅集」為例，指出：他在北方大都的文人群體中，不僅因輩份小，資歷淺，也因文藝觀的種種不合，無法扮演重要角色。（註四）檢視趙孟頫這段時期的藝文活動，多與江南地區人士有關，相較之下，少有與北方文士交往的記錄。（註五）例如至元二十四年

秋天，趙孟頫在金華，與吳興八俊之一的牟應龍（一二四七～一三二四）會於東陽八詠樓，賦詞抒懷。（《趙孟頫集》卷四）不久回到大都，十二月，與趙孟頫同時由江南受徵召入京的友人吳澄（一二四九～一三三三）辭歸南返，趙孟頫書三詩為贈，並作《送吳幼清南還序》（《趙孟頫集》卷六），文中對士人之出處，深有感觸，他說士人為學，目的是要「出而用之於國」，不過個人出處關係到所學對於時政有用還是無用，可行還是不可行；吳澄辭歸的主因是「吾之學無用也，迂而不可行也」，因而「翻然有歸志」。思及此，趙孟頫自省：「吳君之心，余之心也，以余之不才，去吳君何啻百倍，吳君且往，則余當何如也？」最後，趙孟頫向吳澄推薦在江浙家鄉的師友，可見他對南方交遊圈中人殷殷不忘之情。次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致杭州友人郭天錫書，更直接表達了當時寂寥之情，他說：

孟頫奉別以來，已復三年矣，夙興夜寐，不肖一出之後，欲罷不能，每南望矯首，不覺涕淚之橫集。今

秋輩既歸，孑然一身，在四千里外，僅有一小廝自隨，形影相弔，知復何時可以侍教邪？（《懷梨館續錄》卷二）

同時此時期書法鑑賞活動，也多與王羲之書法傳統有關，例如至元二十四年八月，趙孟頫奉使至杭州，獲得一件王獻之《保母帖》拓本（註六），當時，在兩浙轉運司任職的鮮于樞（一二四六～一三〇二）及寓居錢唐的鑑藏家周密（一二三二～一二九八）也各藏一本，趙孟頫並為周密以行草書作跋，云：

保母碑雖近出，故是大令當時所刻，較之蘭亭，真所謂固應不同，世人知愛蘭亭，不知此也。丙戌冬伯幾得一本，繼之公謹丈得此本，令諸人賦詩，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。丁亥八月，僕自燕來還，亦得一本，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，雖未得，然已可擬。世人若欲學書，不可無此。僕有此，獨恨驅馳南北，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，因公謹出示，令人重歎。孟頫。（圖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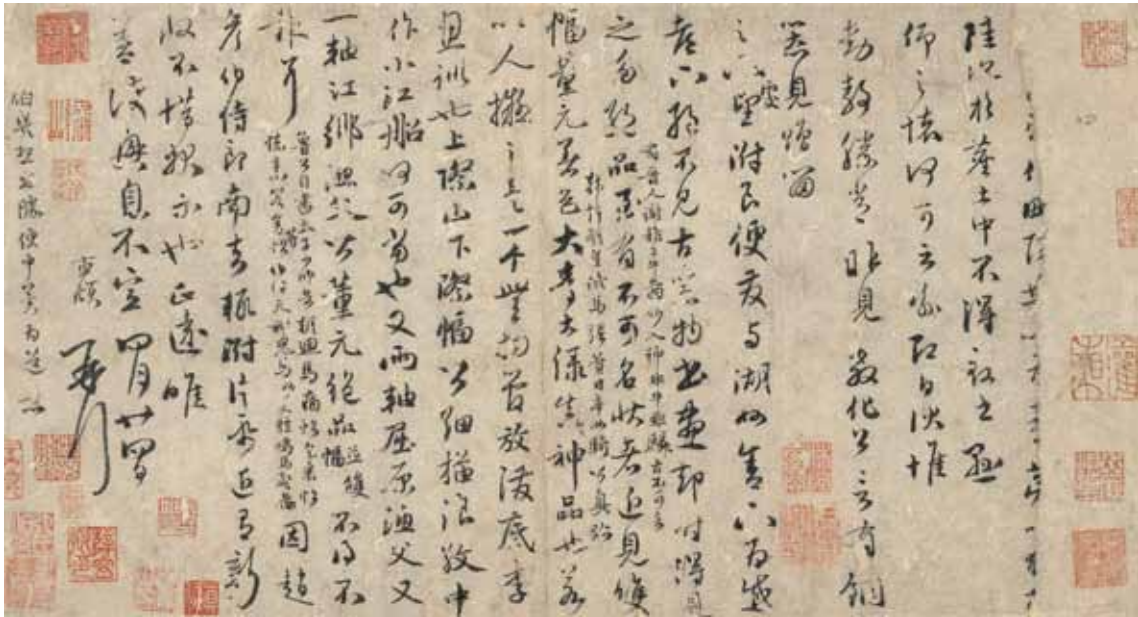
表一

趙孟頫〈楔帖源流〉	桑世昌《蘭亭考》
案劉餗傳記。與延之不同。	案劉餗傳記。與何延年之不同。
劉謂梁亂出在外。	<u>何謂王氏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。永付弟子辯才。劉謂梁亂出在外。</u>
陳天嘉中爲永所得。太建中獻之。隋平陳。或以獻晉王。王即煬帝。帝不知寶。僧智果借搨。因不還。果死。弟子辯才得之。	陳天嘉中爲永所得。太建中獻之。隋平陳。或以獻晉王。王即煬帝。帝不知寶。僧智果借搨。因不還。果死。弟子辯才得之。
太宗見搨本驚喜。使歐陽詢求得之。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。	<u>何謂太宗使蕭翼詭取。劉謂太宗見搨本畫驚喜。使歐陽詢求得之。據何說太宗得蘭亭在即位後。劉謂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。</u>
高宗以蘭亭殉葬太宗。從褚遂良之請也。	<u>何謂太宗末年從高宗乞蘭亭從葬。劉謂高宗從褚遂良之請。</u>
	<u>何謂辯才之師智永。如劉所言。即智果矣。</u>
又前輩謂行間僧字。爲徐僧權書縫。吳傳朋家古石本。僧字上又有一察字。當是姚察。如此則劉說似可信。	前輩謂行間僧字。爲徐僧權書縫。吳傳朋家古石本。僧字上又有一察字。當是姚察。如此則劉說似可信。
然梁武帝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。當時惟言黃庭樂毅告誓。何爲不說蘭亭。此真跡之異同也。	然考梁武帝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。當時惟言黃庭樂毅告誓。何爲不及蘭亭。此真跡之異同也。

是印證南宋時熱衷蘭亭研究的重要文獻，也是探討趙孟頫早年承襲王羲之書法傳統的重要例子。（註八）全文分爲真蹟之本末、真蹟之異同、臨本之本末、石本之本末、定本之本末、定

本之異同及定本之肥瘦等段落：

第一段「真蹟之本末」，引唐代何延之〈蘭亭記〉，敘述王羲之書〈蘭亭序〉付子孫，傳至智永，付辯才，蕭翼奉唐太宗之命賺取及殉葬的



圖六 元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冊 元趙孟頫與鮮于樞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自度南後，士大夫悉能書，縱復不至神妙，去今人何啻萬萬。蓋少小握筆，便得曲肖神情。今人童幼學書，爲師者悉皆惡書之人，以及省事，稍欲學古，俗氣以漸入，惡體不可復洗，豈不可歎也哉。若今子弟輩，自小便習二王楷法，如黃庭、畫讚、洛神、保母等帖，不令一豪俗態先入以爲主，如是而書不住，吾未之信也。近世又隨俗皆好學顏書，顏書是書家大變，童子習之，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，遂成一種擁腫多肉之疾，無藥可差，是皆慕名而不求實。向使書學二王，忠節似顏，亦復何傷？吾每懷此意，未嘗敢以語不知者，俗流不察，便謂毀短顏魯公，殊可發大方一笑。至元二十六年九月七日，信筆書去，子慶必不以爲過也。

趙孟頫在此札中，明白主張書學正途，在取法二王楷法，反對世俗從顏體入手，因此以二王楷法抄寫姜夔的〈蘭亭考〉正是呼應他的書學主張的重要例證。

姜夔〈蘭亭考〉

姜夔（一一六三—一二〇三），江西鄱陽人，字堯章，號白石山人，是南宋後半期著名的詩人，詞曲家，書學家及書法家，他在書學上有《續書譜》與《絳帖平》兩種重要著作，前者承襲並闡揚孫過庭《書譜》旨意，論真草行各體、書法用筆、結體、臨習及情性等，後者在北宋人法帖考證的基礎上，增補條疏，有助於讀者辨真偽，通義理，究點畫，而對翰墨有所補益。

南宋時期，關於〈蘭亭序〉墨蹟流傳、臨本、石刻及石刻本鑑藏等，討論十分熱烈，約完成於十三世紀初的桑世昌《蘭亭考》（一二〇五高文虎序），其中卷三〈紀原〉，卷五〈臨摹〉，卷六、七〈審定〉及卷十一〈傳刻〉等節，彙集多種相關的文獻資料。其後俞松《蘭亭續考》二卷，亦著錄北宋以來諸家藏各種摹本與石刻本，內容紛雜。趙孟頫此卷〈楔帖源流〉根據友人野翁所抄姜夔〈蘭亭考〉，全文一千六百餘字，扼要的梳理出由真蹟到定武石刻本的脈絡，

流傳經過。

第二段「真蹟之異同」，引何延之〈蘭亭記〉與劉餗《隋唐嘉話》兩篇文獻，對於〈蘭亭序〉流傳的不同記載。何延之記載，原蹟一直流傳於民間；劉餗則稱原蹟曾藏於梁、隋內府；姜夔認爲由於流傳墨本與搨本有梁時鑑帖人徐僧權，隋鑑帖人姚察押署，因此劉說似較可信，不過姜夔對於梁武帝論書中未提到〈蘭亭序〉，感到疑惑不解。

第三段「臨本之本末」，列舉流傳於宋代五種臨本。

第四段「石本之本末」，列舉八種刻本。

第五段「定本之本末」，記歐陽詢臨本刻石在真定，遞藏於李學究、宋景文、薛紹彭、宣和內府至北宋末佚失的流傳經過。此段敘述與何蘧（一〇七七—一一四五）《春渚紀聞》所記文字內容大同小異，《春渚紀聞》所根據的是續仲永所藏定武蘭亭後康與之（字伯可，活動於十二世紀前半）的題跋。

第六段「定本之異同」，記定

姜夔也曾收藏一件定武蘭亭拓本，此即後來歸趙孟堅（一一九〇—一二六四）的名蹟〈落水蘭亭〉。原蹟今已不存，著錄於《石渠寶笈》續編。後幅有姜夔於寧宗嘉泰二年（一二〇二，與〈楔帖源流〉同時）及三年兩跋，謂習蘭亭二十餘年，得此帖始「頗有所悟」。其後王孫趙孟堅先是癸卯年（一二四三）為藏者跋，十六年後（一二五九）如願獲藏，再書長跋，敘述於購得此帖的歸途中溺於水，從溪水中救起此帖的經過。後來趙孟頫也有一跋，云：

古今言書者，以右軍為最善。評右軍之書者，以楔帖為最善。真蹟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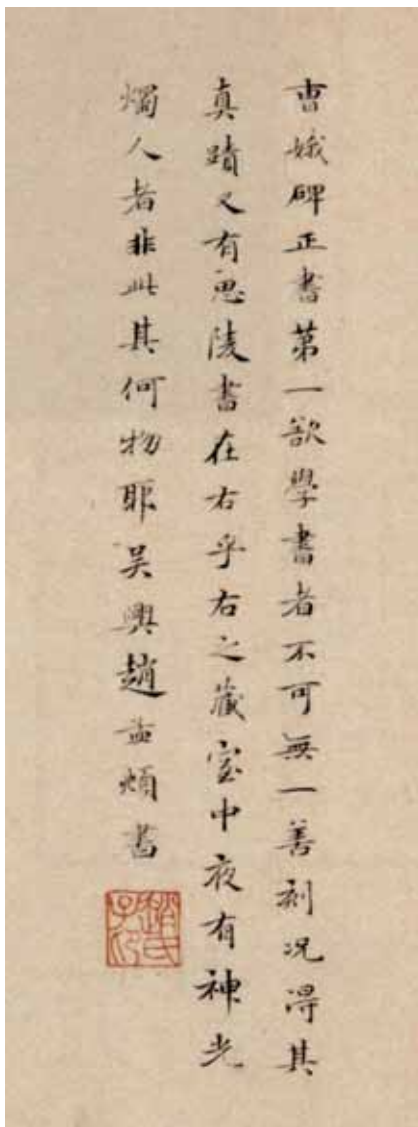
亡，其刻之石者，以定武為最善。然紙墨有精疏，拓手有工拙，於是優劣分焉。此本紙墨精，拓手工，在定武帖中，豈非至寶也耶。

這段話引用了〈楔帖源流〉部份觀點，可見相關人物（姜夔、王孫趙孟堅、王孫趙孟頫）、史觀（從真蹟到刻帖的價值）與對定武蘭亭評價先後傳承的關係。

〈楔帖源流〉卷的書法

此卷趙孟頫二十年後再識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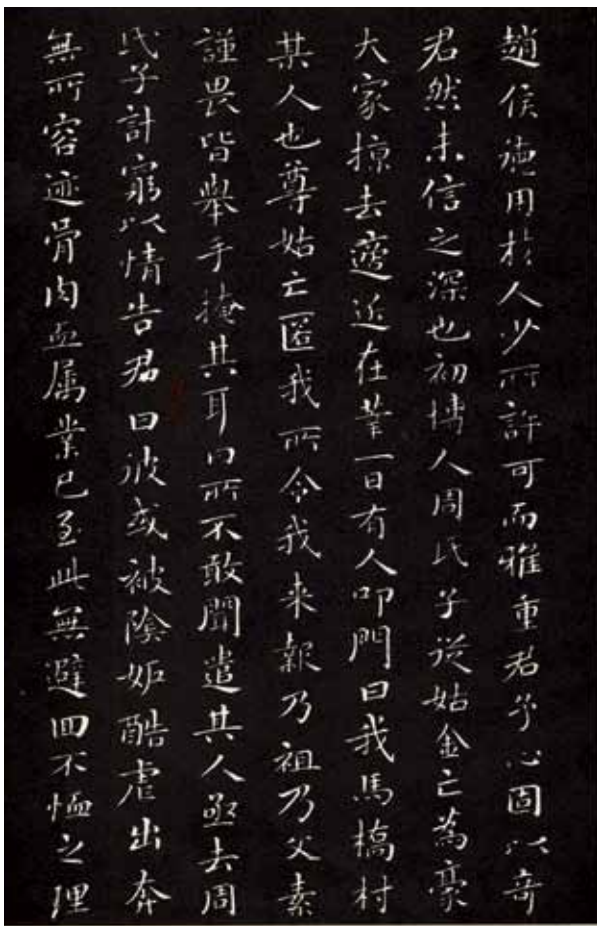
「余往時作小楷，規模鍾元常、蕭子雲。尔來自覺稍進，故見者悉以為偽。」透露此卷為早年學三國時魏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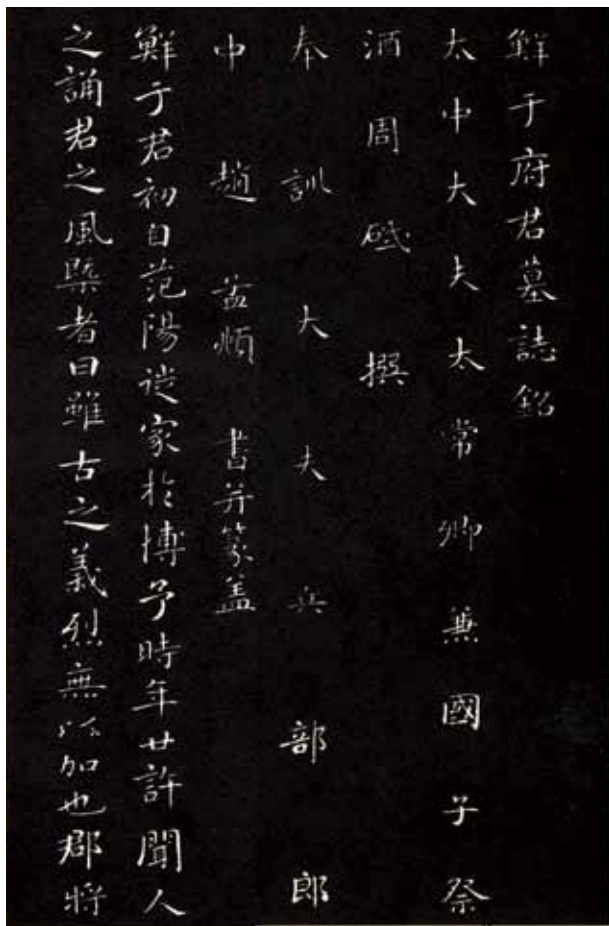
圖八 元 趙孟頫 跋曹娥誄辭卷 遼寧省博物館藏

繇（一一五一—一二三〇）及南朝蕭子雲（四八六—五四八）小楷的面貌，與後來成熟的書風有明顯不同，甚至引起觀者對於此卷真偽的疑惑。趙孟頫在大德十一年（一三〇七），悼念摯友鮮于樞（一二四六—一三〇二）的一首五言詩〈哀鮮于伯幾〉中，提到二十餘歲時「我時學鍾法，寫君先墓石」。（《趙孟頫集》卷三）這件書於至元十八年（一二八二）的〈鮮于府君墓誌銘〉（圖七）為今所見最早的楷書（此件墨蹟曾為清宮內府收藏，收入乾隆十九年（一七五四）摹刻的〈三希堂續帖〉第五冊），書法結體上重下輕，扁闊疏朗，運筆轉折多圓筆，波撇勾挑含蓄內斂，並帶有隸意，可看出趙孟頫早年師法鍾繇古體的面貌，此一書風延續到至元二十四年的〈跋大道帖〉，並在用筆與結體上更為精進。同樣書風也可在遼寧省博物館藏無款〈曹娥誄辭〉卷後，趙孟頫端謹的小楷題跋。（圖八）

鍾繇書蹟在北宋末徽宗敕編的《宣和書譜》僅錄〈賀剋捷表〉一件，後來著錄於周密《雲煙過眼



圖七 元 鮮于府君墓誌銘 《三希堂續帖》第5冊



武刻石三種不同的來源，有一、宋景文（祁，字子京，諡景文，九九八—一〇六一）在定武得於孟水清藏石本（引王性之《銍，紹興初為樞密院編修官》記載）。二、孟蜀世子得於高弼所獻本（引蔡條記載）。三、定武富民得於吳越錢氏，置於定帥便坐，熙寧中，孫長卿（一一〇〇—一一〇六）帥定，獻入禁中，另刻一石置於原壁，因此後來薛紹彭所得實為重刻本。大觀初，原石佚失，始詔取薛氏石入御府。最後論定本之肥瘦及後人專尚之由。

在桑世昌《蘭亭考》卷三中，收錄了第一段「真蹟之異同」的內容，不過文字繁簡不同，差異如表一內畫線文字。

由表一可以看出，趙孟頫所抄姜夔本文，因第一段已略述何延之〈蘭亭記〉內容，第二段便省略不重述，僅引述劉餗的說法；桑世昌所錄，是將第一段與第二段合併引述，且無其他段落，對照之下，趙孟頫所抄應該更接近本文原始內容，而桑世昌所錄已是節錄，並更動了原文內容。

垌，杭州人，應是活動於杭州藝文圈的文人，前文提到的周密所藏〈保母志〉，卷後同有趙孟頫、仇遠與張珩等題跋，可見他們之間的交遊關係，由江東抄來姜夔〈蘭亭考〉的野翁，或即號季野的張垌。

據趙孟頫二十年後（一二三〇九）重觀題跋，此卷當時由張垌歸宣城張巨川，後者生平亦不可考，仇遠有〈送張巨川歸崇德〉詩，或是此人。

不久此卷歸范景文（一二八五—一三四三），卷首鈐「范」印，第一紙與第二紙、第二紙與第三紙騎縫鈐「合同」、「范氏合章」印，第三與第四紙騎縫鈐「范」、「合同」二印。趙孟頫題識之末鈐「景文」、「范煥卿氏」二印，一三〇九年行書再題之末亦有「景文」、「范煥卿氏」二印，第四紙幅末鈐「范景文印」、「天遊軒記」二印。（「天遊軒記」一印屬趙景文，參見陳建志，前引文）范景文，字煥卿，真定人，官至杭州路治中，與江南文藝圈如鄧文原、黃潛有交誼。

范景文之後，此卷又入「汪侯家」，隨後由著《圖繪寶鑑》（一三六五

表二

鮮于府君墓誌銘 1281	跋曹娥誄辭 約1287	跋大道帖 1287	禊帖源流 1289
			

錄》，為宗室趙與勳所藏。另外〈淳化閣帖〉「歷代名臣法帖第二」收楷書〈宣示表〉、〈還示帖〉、〈白騎帖〉等；宋人論鍾繇書或刻帖，〈宣示表〉外，並有〈丙舍〉、〈戎路〉（賀捷表）、〈力命〉等，雖然部份書蹟宋代書學者疑為王羲之臨本，不過後世仍以之為鍾繇書風的代表，這些書蹟都可能為趙孟頫「規模」所自。至於蕭子雲楷書，《宣和書譜》著錄〈進寫古文啓〉、〈顏回問孝〉兩件，〈淳化閣帖〉「歷代名臣法帖第四」收〈列子三章〉一件，亦可能為趙孟頫早年習書的範本。（註九）

此卷趙孟頫以細筆銳鋒書寫，雖然自謙非佳作，不過全卷首尾一貫，用筆鋒穎秀發，在纖細遒勁的點畫中，時而加重筆觸，由輕巧而穩重，由虛而實。圓弧形起筆、收筆與勾挑，顯現出輕盈妍麗的優美姿態。雖是小楷，點畫轉折間牽絲引帶，互有呼應，使得字勢流動，有著輕重起伏的韻律。在結體方面，疏朗與嚴密兼具，通幅字間與行間保持均勻，但不刻意講求規整。趙孟頫自評，由於

序）的夏文彥收蓄。拖尾夏文彥題：「此卷得之汪侯家，至正乙酉（一三四五）歲重裝。」其後有趙禮用（生卒年不詳）觀款：「雲間造玄道人趙禮用拜觀。」另有「趙禮用觀」一印鈐於本幅第三紙之末。

由上述可知，從趙孟頫書贈野翁至夏文彥的五十餘年間，此卷歷經五位收藏者。至明代卻流傳不詳，據孫

天候、桌几與紙張不宜筆研，此卷並非理想之作，從少數數字也可以看出運筆略顯不穩，或為筆墨與紙質牽制，難於駕馭筆毫而顯露不流暢的筆觸。尤其與前兩年的跋王羲之〈大道帖〉比較，可觀察到其間差異。不過此差異亦可看出趙孟頫小楷書逐漸脫離鍾體，由質樸而趨向二王之妍美，顯示此期間對王羲之書法傳統的關注。（表二）

本卷流傳

趙孟頫提到此卷是「野翁自江東抄得，攜來京師，且以此紙要予作小楷。」這位「野翁」是何許人，前人未有考論，徐邦達先生據趙孟頫詩，推論或是滕野雲，不過關於滕氏並無進一步資料可稽考。查趙孟頫詩文往還及書畫鑑賞圈中，有〈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答仇仁父張季野〉一首（《趙孟頫集》卷五），又趙孟頫前輩詩人方回（一二二七—一三〇七）有〈題郭熙雪晴松石平遠圖為張季野作是日同讀社〉，〈小飲張季野宅〉等作。（方回，《桐江續集》卷三）張季野，名

承澤《庚子銷夏記》卷八記載，同李元鼎（梅公，？—一六五三）在報國寺見此卷，並為李購藏。（註十）入清以後歸內府，著錄於《石渠寶笈三編》（一八一五—一八一六），今為本院重要典藏。¹⁰

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

- 註釋
1. 此卷無紀年，據後幅至大二年（一二三〇九）題跋上推二十年，當書於至元二十六年。
 2. 錢偉強點校，《趙孟頫集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二二，卷五，頁一四〇。
 3. 〈元〉楊載，〈大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行狀〉，收在《趙孟頫集》，頁五一七—五一九。
 4. 黃惇，《從杭州到大都——趙孟頫書法評傳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二〇〇三，頁一四。
 5. 此數年間，與鮮于樞、周密、牟應龍、吳澄、仇遠、田衍、程天錫、郭天錫、王芝、石巖、宋無等有交誼記錄；參見〈趙孟頫年表〉，收在劉正成主編，《中國書法全集（四四）元代趙孟頫（二）》，北京：榮寶齋，二〇〇二，頁九—一〇。
 6. 趙孟頫所藏〈保母帖（誌）〉今藏佛利爾美術館，後有題跋，云讓與郭天錫，十五年

- 後重見，於至大二年（一二三〇九）為范高年跋。圖版見中田勇次郎、傳申編，《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》第一卷，東京：中央公論社，一九八一，頁一六一—一七。
7. 此札趙孟頫原蹟未見，為後人（張雨？）抄錄本，見吉林省博物館藏〈宋元名人詩箋冊〉第七，《題畫詩三則及錄趙文敏論書一則》，參見蘇興鈞，〈宋元名人詩箋冊賞析〉，《書法叢刊》一九九二年第一期，頁三七。圖版見頁四六。
8. 宋代關於定武蘭亭的討論，參見筆者，〈故宮藏定武蘭亭真本及相關問題〉，收在華人德、白謙慎主編，《蘭亭論集》，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〇，頁三三一—三三五。
9. 趙孟頫〈閣帖跋〉，自述於至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間（一二八四—一二八五）獲〈閣帖〉全帖，見《趙孟頫集》，頁二六八。
10. 陳建志，前引文，頁七九，因卷上無季印而疑為別本，似可商榷。